

三打祝家莊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三打祝家莊



三打祝家莊

施耐菴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書號：古 0007 28 開本 52 千字 定價 3,600 元

三 打 祝 家 莊 (高)

原 著 者	施	耐	菴
裝 幀 者	馬	如	瑾
編 譯 兼 出 版 者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		
印 刷 者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廠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195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1—461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肆發

編者的話

親愛的少年讀者同志：你現在所看到的這本「三打祝家莊」，是從我們中國的一部古典文學作品——「水滸」中間摘出來的幾章。這個故事中心，是三打祝家莊，所以書名叫做「三打祝家莊」。

「水滸」這本書，是明代施耐庵所著的一部小說。它反映了廣大農民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真實情況，是一部描寫農民革命的優秀作品。而三打祝家莊又是梁山泊英雄們對敵鬥爭中較大又較複雜的一次戰爭，作者也寫得非常深刻生動。所以我們把它選出來出版。

在這本書開頭，出現了楊雄、石秀、時遷三個人物。究竟這三個人物是幹什麼的？他們又往哪裏去呢？原來晁蓋和宋江這些英雄，早已經在梁山泊聚起了很多人馬，打敗了很多次官軍的進攻。這時他們已經初步地建立了農民的政權和制度，四方的豪傑，接二連三的都來投奔入夥。楊雄本來在蘆州衙門裏當一個小差使，石秀本來是個賣柴的，他們兩個人非常要好，就結拜成了兄弟。

因為他們在蘆州不能存身，就準備上梁山，路上又遇到了時遷，因此三個人就

一起日夜趕路，上梁山入夥。

在梁山的附近，有好多大地主，都有強大的地主武裝，常和梁山泊爲敵，時遷在投奔梁山路中，就被祝家莊的地主捉了去。因此，宋江就帶領人馬去打祝家莊。但第一第二兩次，都因爲情況不了解，方法又不對頭，結果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況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在敵人的營盤裏埋伏了自己的人馬，用了裏應外合、內外夾攻的方法，終於打破了祝家莊，消滅了敵人，得到了完全的勝利。

當我們初看這本書的時候，很可能會感覺到時遷這人真是有點多事，爲什麼平白無故去偷吃人家的公雞，因此惹出一場禍事來。但是當我們再仔仔細細的往下一看時，就會知道祝家這幾個惡霸地主，是堅決要與梁山泊爲敵的。你看，李應兩次寫信去討時遷，都遭到祝彪等人那種兇暴無理的拒絕，我們不由自主的就對祝彪他們生出厭惡的心情。從這裏我們就可看清楚，梁山泊英雄們所以要去打祝家莊，是因爲祝家莊與梁山泊爲敵的緣故。這是整個故事的主綫。

另一支綫，是獵人解珍解寶打死了一隻老虎，却被地主毛太公賴了去，又把他們當做了賊，解到州裏要把他們害死，於是引起樂和、孫新、顧大嫂和孫

立等去搭救了他們兄弟兩人，一齊上了梁山。由於孫立等埋伏到祝家莊內部，因而裏應外合，打破了祝家莊。

最後，要附帶說明的，本書是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摘下來的。註解都附在每段末尾，以供參考。還有不懂的，可去向你們的老師和輔導員請教。



呼保義宋江

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註二〕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註三〕地面；過得香林〔註三〕，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個人行到門首，店小二却待關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

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註四〕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只剩得一甕酒〔註五〕在這裏，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小二哥取出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

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先回他這甕酒來喫，明日一發算賬。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撥出〔註六〕那甕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篩

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

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註七〕，問小二道：「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凜巍巍〔註八〕岡子便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裏方圓三十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註九〕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百人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裏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石秀道：「他分軍器在店裏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這個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註十〕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喫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杯。」

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裏得來？」時遷嘻嘻的笑著去竈

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雞來。楊雄問道：「那裏得這雞來？」時遷道：「小弟却纔去後面淨手〔註十二〕，見這隻雞在籠裏，尋思沒甚喫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裏擲〔註十二〕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你這廚〔註十三〕還是這等賊手賊腳！」石秀笑道：「還未改本行！」

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手撕開喫了，一面盛飯來喫。只見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來，前後去照管；只見廚桌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却去竈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雞，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喫，何曾見你的雞！」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却那裏去了？」時遷道：「敢被野貓拖了，黃猴子〔註十四〕喫了，鵝鵝〔註十五〕撲去了？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雞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直〔註十六〕幾錢，賠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不得。你便賠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註十七〕誰！老爺不賠你便怎的！」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註十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拿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拿了我去請賞？」楊雄也



石秀便去窰前尋了把草，窰裏點個火，望裏面四下燒着。

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賠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逕奔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拳打腫了臉，做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

楊雄道：「兄弟，這廝們一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三個當下喫飽了，把包裹分開背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子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註十九）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裏點個火，望裏面四下燒着。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拽開腳步，望大路便走。

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說猶未了，四下裏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三個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趕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截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趕入去，又截翻了六七人。四下裏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註二十），都退去了。三個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

起。枯草裏舒出兩把撓鉤〔註二十一〕來，正把時遷一撓鉤搭住，拖入草窩去了。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鉤來，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撥開，望草裏便戳。發聲喊，都走了。

兩個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裏尋路走罷。見遠遠的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照得有路便走，一直望東邊去了。

衆莊客四下裏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

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註二十二〕裏買碗酒飯喫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裏來，倚了朴刀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喫。酒保一面鋪下菜蔬，燙將酒來。方待欲喫，只見外面一個大漢走入來，生得闊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羸〔註二十三〕，穿一領茶褐紬衫〔註二十四〕，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註二十五〕，下面穿一雙油膀靴，叫道：「大官人〔註二十六〕教你們挑了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前面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

你如何在這裏，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裏？」望着楊雄便拜。

〔註一〕薊州 「薊」音ㄐㄧ，唸做「記」。薊州，是當時的地名，州治在現在河北省薊縣。

〔註二〕鄆州 「鄆」音ㄣ，唸做「運」。鄆州，是當時的地名，州治在現在山東省鄆城縣。

〔註三〕香林洼 「洼」音ㄨㄚ，唸做「娃」。香林洼，是小說中的地名。

〔註四〕打火 古時沒有火柴，燒飯前先要打火。這裏指行旅的人中途用飯叫打火。

〔註五〕一甕酒 「甕」音ㄨㄥ，唸做「翁」。甕就是罈（ㄉㄨㄣˊ）子，一甕酒就是一罈酒的意思。

〔註六〕掇出 「掇」音ㄉㄨㄛ，唸做「奪」。用一手拿東西叫提，用雙手拿東西叫掇。掇出就是「拿出」、「提出」或者「搬出」的意思。

〔註七〕朴刀 「朴」音ㄆㄨ，唸做「普」。朴刀是短柄的大刀。

〔註八〕凜巍巍 「凜」音ㄌㄣ，唸做「林」。凜巍巍就是威風凜凜、巍巍高大的意思。

〔註九〕朝奉 是對富翁的尊稱。

〔註十〕法度 就是丈尺。這裏的法度不輕，是規矩很嚴的意思。

〔註十一〕淨手 就是大便或小便。

〔註十二〕撈 音ㄌㄠ，唸做「尋」。就是「扯」、「摘除」的意思。

〔註十三〕廝 音ㄙ，唸做「思」。就是「傢伙」或者「東西」，不過是專門指人而說的。

〔註十四〕黃狸子 「狸」音ㄌㄧ，唸做「程」。「黃狸子」就是「鼯鼠」，俗名叫「黃鼠狼」。

〔註十五〕鷓鴣 「鷓」音ㄓ，唸做「要」。「鷓鴣」是一種兇猛的鳥。

〔註十六〕直 就是「值」。

〔註十七〕詐哄 「詐」音ㄗㄚ，唸做「乍」。「詐哄」就是「欺詐」或者「欺騙」的意思。

〔註十八〕討野火 就是「找麻煩」的意思。這裏「討野火吃」有討挨打的意思。

〔註十九〕左右 是「反正」、「橫豎」的意思。「左右只是左右」便是「反正如此」或「橫是橫」的意思。

〔註二十〕頭 「路道」的意思。

〔註二十一〕撓鉤 「撓」音ㄋㄠˊ，唸做「鬧」。「撓鉤」是一種長柄的鉤，打仗時用來鉤馬腿和人腿的。

〔註二十二〕酒肆 就是「酒店」。

〔註二十三〕廳 就是粗細的「粗」字。

〔註二十四〕茶褐綢衫 「褐」音ㄏㄜˊ，唸做「喝」。茶褐是黃黑色。綢音ㄔㄡˊ，唸做「儔」。是用粗絲織成的綢子。茶褐綢衫就是黃黑色的綢衫。

〔註二十五〕白絹搭膊 「絹」音ㄐㄩㄢˊ，唸做「捲」。「白絹」就是白綢。「膊」音ㄆㄛˊ，唸做「博」。「搭膊」是比腰帶略寬的一種帶子，圍在腰間，前面有兜，可裝東西。

「白絹搭膊」就是用白綢做成的搭膊。

〔註二十六〕大官人 一般對地主莊主的尊稱，如林冲等稱柴進，用人對主人的尊稱，如此處所用。

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弟是誰？」楊雄道：「這個兄弟，姓杜，名興，祖貫中山府人氏。因爲面顏生得蠟莽，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薊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喫官司監在薊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註二），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爲何公事來到這裏？」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薊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個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裏報曉雞喫，一時與店小二鬪將起來，性起，把他店裏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兄弟兩個攔」（註三），翻了他幾個，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撓鉤，把時遷搭了去。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叫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杯。」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薊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裏，感承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與杜興身上，甚是信任，以此

不想回鄉去。」楊雄道：「這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註四）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裏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是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個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個教師，喚做『鐵棒』欒（註五）廷玉，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註六）的莊客。西邊那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註七）了得。這裏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能使一條渾鐵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遷。」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鵬』（註八）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個撲天鵬李應是好漢，却原來在這裏。多聞他真個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

楊雄便喚酒保計算酒錢。杜興那裏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個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個好大莊院。外面週迴一遭